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Lushanwenhuayanjiu Congshu

走进庐山，遍揽云飘雾绕、秀峰绝壁的山川画卷；探寻庐山，透视高僧大德、鸿儒巨匠的文化命脉；品味庐山，尽享包蕴天地、领悟真髓的精神甘霖……



慧远法师传

HUIYUANFASHI ZHUAN

龚斌 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慧远法师传

龚 斌 / 著

江西出版集团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慧远法师传 / 龚斌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4

(庐山文化研究 / 甘筱青主编)

ISBN 978-7-210-03823-8

I. 慧… II. 龚… III. 慧远 (334 ~ 416) —评传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5099 号

慧远法师传

龚斌 著

江西出版集团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 192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978-7-210-03823-8

定价: 2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跃上葱茏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

总 / 序

九江学院院长
甘筱青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壮丽诗篇，使人们心潮澎湃，给庐山增色添辉。

钟灵毓秀的赣北大地，东襟浩渺鄱湖，北枕滔滔长江。在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江河湖水之间，矗立着一座千古名山——庐山。这里自古是从楚到吴的咽喉之地，雄镇着中国的东南半壁；也是从中原到南粤的必经之路。自古至今，这里南北交织、七省通衢，商贾汇聚、人文荟萃。在中国历史上，这里“三大茶市有其名，四大米市有其位”。千百年来，秀美的自然山川，优越的地理位置，孕育并催生了灿烂的庐山文化。1996年，庐山作为“世界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入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紧密联系的文化景观。

作为整个华夏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瑰宝，庐山文化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魅力，为世界所瞩目。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周瑜在宫亭湖驻军，慧远在东林建寺，陶渊明在柴桑归隐，庐山就迎来了她第一个文化创造的高峰。而从三国到近现代，有无数的文化巨匠、政治贤达、民族精英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踪迹。现代学者胡适1928年游历庐山，曾对庐山文化的内涵及其对中国文化

进程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概括：“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当然，这三大趋势远远不是庐山文化的全部。以宗教而论，庐山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于一山；以教育论，与白鹿洞书院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理学宗师周敦颐创办的濂溪书院；以山水田园诗而论，有以谢灵运为开端、陶渊明为宗师，积累一千多年的山水田园文学宝库；以政治文化而论，中国近现代诸多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与领袖人物，都与庐山有着深切的关联；以军事文化而论，一代名将周瑜、岳飞都曾经在这里督师鏖战，朱元璋鄱湖大战的传奇至今广为流传；此外还有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中国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陈门四杰”等等。这一个个彪炳青史的人物，这一桩桩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事件，在中国文化研究的历史和现实版图中，毫无疑问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而在中国众多的名山大川和文化名胜中，庐山文化始终以其特有的那份清新隽永和恢弘旷达的神韵与气象，令历代文人学士向往。

秀美的山水自然、敦厚的历史人文，造就了这方天地的今古传奇，滋养了这方天地的教育沃土。

2002年，在原解放军财经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九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九江教育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九江学院。作为扎根于庐山脚下的唯一一所综合性本科院校，九江学院自然应承担起传承和发扬千年书院文明的使命，承担起研究和弘扬庐山文化的重任。事实上，使优秀的庐山文化发扬光大，既是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积极参与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的需要，同时也是九江学院提升办学品位、形成文化品牌的自觉要求。

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是高校办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中，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的根本途径。一所高校是否重视人文精神的培育，不仅关系到一所高校能

否形成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特色,而且关系到一所高校能否真正解决育人的质量等核心问题。而培育高校的人文精神,既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作引领,也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对历史文化精神的发扬。作为一所地方性的本科高校,尤其要重视从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养料,并通过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深入开掘和研究,形成自己的办学和教育、研究的特色。

九江学院一贯注重本土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其中陶渊明研究、周敦颐研究、黄庭坚研究等,都已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九江学院学报的“陶渊明研究”专栏,自20世纪80年代创立以来,坚持了二十余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全国“研陶”中心;同时,依托这个基地,推出了一批“研陶”专家。2006年,九江学院成立了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整合全校相近学科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资源,进行系统的研究规划和集体攻关,并按省级重点人文社科基地的目标进行投入和建设,使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工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九江学院以庐山文化研究中心为引领,先后成立了白鹿洞书院文化研究所、陶渊明研究所、青阳腔戏曲研究所、东林寺隐逸文化研究所、庐山旅游文化研究所、庐山宗教文化研究所,围绕庐山及赣北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化、艺术等课题展开广泛的研究活动。一方面,我们依托高校的人才优势进行专项的课题研究,另一方面,积极与各级地方组织联合推出系列文化活动,诸如与德安、星子、九江县合作,举办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庐山白鹿洞书院合作,举办传统国学讲习和书院文化的研究;与湖口县合作,传承保护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口青阳腔”。这些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了确保这些研究成果能够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九江乃至江西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决定编撰出版《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使江西地域文化的研究结出丰硕的成果。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整理和挖掘九江庐山及赣北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中心内容,致力于九江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的研究。《庐山文化研究丛书》涉及范围基本涵盖庐山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而其中以八个方面的研究专题为主要的研究方向:

1、九江历史上重大政治、军事、经济等事件的系列研究。包括三国、东晋、南朝在江州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南宋岳飞在九江的活动、太平天国在九江的历史、民国政治与庐山、毛泽东与庐山等内容的研究;以及九江的米市、近代的开埠、九江与鄱阳湖黄金通道的关系等研究;

2、庐山的宗教文化研究。包括东林寺净土宗佛教、云居山佛教、庐山太平宫道教、近代庐山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研究;

3、庐山教育文化系列研究。包括周敦颐的濂溪书院、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宋代书院与宋明理学等的研究;

4、庐山山水旅游文化研究。包括以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等为代表,历史上众多文人名士游览庐山的佳篇,作为主要内容的山水旅游文学的研究;

5、陶渊明诗文、思想、生平、文化影响研究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庐山隐逸文化的研究;

6、地方文化名人及其典籍的系列研究。例如黄庭坚、陈寅恪等地方文化名人的研究;

7、建筑文化系列研究。例如庐山近代别墅的研究,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建筑风俗研究;

8、九江地区民风民俗、民间文化的系列研究。如湖口青阳腔、武宁打鼓歌、瑞昌剪纸艺术等民间艺术的研究。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以开放的研究平台和精诚合作的研究机制,吸纳国内外精英人士参与庐山文化研究,并支持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努力打造具有较多学术创见和研究特色的学术精品。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计划每年出4—5部学术专著,围绕庐山文化研究的相关专题,形成庐山文化研究的研究系列。《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包括《慧远法师传》《湖口青阳腔》《陶渊明寻阳觅踪》

《点击大师的文化基因——庐山新说》《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五部专著。

《庐山文化研究丛书》要求每一部收入丛书的著作,应具有专题明确、资料丰富、挖掘深入的学术品格,同时要具有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的特点。

对于蓄势腾飞的九江学院来说,《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编辑出版,作为庐山文化研究的系统工程,它将成为九江地方文化建设的一个凸显亮点,成为高校参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实践;同时也为打造九江学院的人文精神奠定厚重的人文基础。本丛书应具有丰富的包容、开阔的视野、高远的目标,既显示庐山文化的大气,也显示九江学院努力追求的目标和境界。

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对《庐山文化研究丛书》的高度关注和厚爱,同时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事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衷心期待: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光彩。我们共同期望:庐山文化的研究事业,能够如群峰竞秀,跃上葱茏,屹立于长江之滨、鄱湖之畔。

目 / 录

..... 1	一、游学许洛
..... 7	二、皈依道安
..... 17	三、荆州问疾
..... 26	四、襄阳岁月
..... 37	五、初至庐山
..... 46	六、绵建东林寺
..... 54	七、山中素王
..... 63	八、辩论因果报应
..... 71	九、化兼道俗
..... 81	十、忙碌的驿站
..... 90	十一、杖锡游庐峰
..... 96	十二、沙汰沙门事件
..... 107	十三、沙门不敬王者
..... 121	十四、共期弥陀净土
..... 136	十五、与鸠摩罗什通好
..... 145	十六、影不出山
..... 153	十七、《法性论》和《大智度论抄》
..... 165	十八、沙门袒服之争

.....	170
.....	176
.....	182
.....	188
.....	196
.....	258
.....	261

十九、“远公乃世表之人”

二十、佛门调解人

二十一、礼赞佛影

二十二、往生佛国

附录一、慧远年谱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 游 / 学 / 许 / 洛

历史上的山西北部,本来是战国的赵地。秦时在此置雁门郡。郡之得名,是因为这里有座雁门山。据《山海经·海内西经》说:“雁门山,雁出其间。”也称句注山或陁岭。东西山岭峭拔异常,中间有山路,盘旋崎岖,绝顶置关,称西陁岭,也叫雁门关,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代,雁门郡统辖十四个县,其中有一个楼烦县,地处今山西神池、五寨二县境内。楼烦在春秋时属于胡地,到战国时是赵国西北方的一个荒凉的边国。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抵御北方的胡人。由于楼烦人体魄强悍,善骑射,楚汉之际多用楼烦兵,组成单独的军队。战马、弓箭、彪悍,几乎成了楼烦的代名词。刘宋著名诗人鲍照《拟古》诗写道:“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毡带佩双鞬,象弧插彤服。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是楼烦战士善骑射的生动写照。齐代诗人孔稚圭《白马篇》则写楼烦一带的铁骑驰骋的战斗场面:“骥子踟且鸣,铁阵与云平。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雄戟摩白日,长剑断流星。早出飞狐塞,晚泊楼烦

城。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野山苍茫四合,铁骑惊奔悲鸣,嘶笳与吹角响遏行云,这些就是楼烦自古以来的风景和生活。几百年中,北方异族的战马经常带着塞北的寒风,带着毁灭和死亡,越过险峻的关隘,将牛马和人口掳掠一空。土地是那样的贫瘠,气候又是出奇的寒冷。当年刘邦率领大军从晋阳乘胜追击,至楼烦,正值严寒,十分之二三的战士的手指头竟然冻落了,结果被匈奴包围了整整七天,后来用了陈平的秘计才得以突出重围。如此一片穷山恶壤,加之异族的侵扰,简直成了有国者的负担。因此到了曹魏黄初元年置并州的时候,干脆把陜岭以北的土地丢弃不要了。

晋成帝咸和九年,即后赵石弘延熙元年(334),释慧远就出生在这个又僻又冷又穷且被人遗弃的地方。这时,北中国早已沦为羯、鲜卑、氐等异族与晋军互相攻伐的战场了。石弘的父亲石勒,是开创后赵基业的乱世英雄。这个出生于上党武乡的羯人,年轻时曾行贩洛阳,后来又被卖给人家为奴。然而那低贱的“胡雏”,从小就有奇异不凡的相貌。有一次他在洛阳上东门倚城墙放声长啸,啸声高亢嘹亮,经久不息。有识见之明的清谈家王衍见到了,对左右说:“刚才那个胡雏相貌奇异,啸声中有奇志,恐怕将来祸害天下。”以后的事实不断证实王衍的卓异眼光:石勒凭藉他的剽狡和军事天才,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攻城略地,机若有神,虽不看兵书,却暗与孙、吴同契。在乱华的五胡之中,石勒可称是第一人物。东晋元帝太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以襄国为都,建社稷,立宗庙,营造东西宫室。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石勒死,第二个儿子石弘继位。石弘是个喜欢吟诗作文的儒生,一点也没有乃父的雄才大略。天命不佑,在位不到一年就被石虎篡夺。石虎字季龙,为石勒从子。史称他性残忍,喜好驰猎,游荡无度,尤其擅长弹射,常常无端弹人取乐,军中以为

毒患。不过这个无赖武艺高强，身手便捷，娴于弓马，勇冠当时，屡建奇功，深受石勒信任。可是，石虎终究是只残忍无人性的“虎”，根本不知报恩二字。石勒尸骨未寒，他就废石弘为海阳王，篡了后赵的大统，不久杀石弘，自称“居摄赵天王”。

慧远真是生不逢时，他来到的人间，正遇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残酷的时期。北中国犹似一座活地狱，四处狼烟，一拨一拨的军队冲过来，撞过去，分不清哪是官军，哪是敌军。只见刀光剑影之中，无数的人头随地乱滚，血染红了村庄、山头 and 沟壑，散乱的白骨在阳光下映出幽幽的光。大地上再没有绿色、鲜花和果实，只有天空中的大雁惊叫着，慌乱地往南方飞去……

时代是不幸的，但慧远总算幸运，因为他出生在一个世为冠族的家庭。这家人家姓贾，祖父辈经营什么，或者做过何官，一切都无从查考。贾家大概很有些书香门第的家风，所以慧远从小就喜欢读书。他生得天庭饱满，透出一股聪明劲儿，像一块玲珑剔透的宝玉，惹人喜爱。在崇尚骑射的边地楼烦，居然诞生了一个喜读书的宁馨儿，实在是个不知所以然的异数。年轻的慧远，为什么独具慧根？为什么没有成为幽并游侠儿？为什么能在笳声和吹角中专心吟诵经典？无人能解释这些疑问。

慧远十二三岁时，与弟弟慧持随舅父令狐氏到许昌、洛阳学习六经。洛阳为东汉的都城，是那时经学的中心，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全国各地的学子纷纷到京师游学，太学生最多时达数万人，明堂和辟雍之中，弦歌不绝。到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洛阳遭受空前的破坏，几乎成了一座废都。由于东汉政权崩溃，加上经学本身的繁琐，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道家、刑名家等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复活。但儒学的传统太源远流长了，它并不曾中断。皇帝们认识到，治理天下的利器，终究要推儒学。因此当晋武帝司马炎平定蜀、吴之后，开始

崇儒兴学,修明堂、建辟雍,西阁东序,陈列着古老的河图秘籍,太学中立起了石经古文,并且置博士,学习东汉马融、服虔、郑玄等经学大师的章句。虽然讲诵的场面远不如东汉,但总算将坠落的儒术拣起来了。

西晋末年,先是八王之乱的血腥内战,接着是“五胡乱华”的滚滚狼烟。大厦已倾,洛阳学府中的太学生奔命尚且不暇,哪有心思平心静气地诵读经义呢?但当北方的异族首领占有相当地盘,觉得自己快要成为“真命天子”的时候,也就仿效汉族的前代皇帝,提倡起经学来。石勒就是这种聪明的首领,他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懂得崇儒的妙用。从前还是刘曜的赵王时,就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多所小学于襄国的四门,选拔将佐及豪富子弟百余人教授,并且亲临大小学,考查学生经义,学优者赏赐有加。他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叫儒生读史书给他听,议论古代帝王的善恶,而且往往有殊解,朝贤儒士无不称美。

石勒倡导儒学尚可理解,因为他毕竟是人中之杰,有识见,谈论古代帝王并不比儒生差,可怪的是石虎。这个昏虐无道的后赵新主,只知营造宫室,肆意田猎,稍不如意就大开杀戒,所作所为与儒家宣扬的仁义道德相去甚远,却也颇慕经学,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派国子博士到洛阳写石经。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多少能说明,北方的儒学传统根深蒂固,蔓延的战火没法烧毁它。汉族的文化精华,又一次征服了异族统治者。

在中国历史上,东晋南北朝为分立时代,中国的经学也有“南学”“北学”之分。《北史·儒林传》序说:“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当时南方玄学正盛,解经不再拘泥于繁琐的章句之学,而重在意会,甚至以老庄之旨解

释儒家经典,北方却仍是汉儒的传统,笃守师说,详实有征。南北学风的不同,正如《北史·儒林传》所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慧远兄弟到许、洛系统地学习经学,受到北方学风的熏陶。他的经学修养,也可以用“深芜”二字来概括,而于《周易》、三《礼》和《诗》造诣特深。数十年后,慧远在庐山讲解《丧服经》《诗》等儒家经典,僧俗弟子一个个正襟危坐,屏息聆听。慧远学问非常渊博,这与他游学许、洛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大有关系。博综六经,是慧远学问的第一阶段。他游心于儒家经典,感到莫大的快乐和满足,认为经学包罗万象,简直像缤纷绚丽的花园。

慧远在许、洛潜心经学。数年之后,他开始接触《老》《庄》。《老子》《庄子》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两部奇书,特别是《庄子》,它那深邃新奇的思想,层出不穷的想象,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文字,与儒家的经典迥然不同,这给慧远展示了崭新的精神天地。他深深喜欢上了《老》《庄》。这时南北分裂,北人、南人的学风很不相同。早在几十年前,北方的名士怀着山河破碎的悲哀,同时也挟着玄学和清谈,来到明媚的江南,盛行于洛下的“正始之音”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这时,北方完全是经学占主导地位,《老》《庄》只有在南方才被奉为清谈的渊藪。但学问的流通,常常会越过空间的隔绝。何况,玄学的发源地本来就在北方。魏末的玄学家何晏、王弼,曾在许昌辩论过“有无”“本末”等玄学问题,正始玄学的文化遗响,仍留存在后人的向往中。只是由于西晋灭亡,玄学的中心才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但政权可以一朝崩坍,文化的消失却缓慢得多,正始玄学的流风遗韵不可能完全绝迹。

据慧远后来说,他读到《老》《庄》后,悟出名教是“应变之虚谈”。确实,儒家思想长于治世,这就是慧远所说的“应变”;所短在忽略哲理性的深入探讨,诸如宇宙的本体是什么,人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关

系,对这些问题几乎避而不谈。而《老》《庄》长于思辨,富有理趣,尤其对自然之道有十分深刻的论述。这自然吸引了聪明好学的青年慧远。

儒道二家丰富的思想营养滋养了慧远,使他变得气度宏博,风神朗拔,连许多年长的学者名流都对这位青年的渊博学识和出众的辩才非常佩服。然而,慧远的学问和才能根本派不上用场。经学是治理天下的利器,他怀抱利器却无所施。精通玄学,在南方可以得一个“名士”的桂冠,而北方只知道崇拜刀剑。学富五车也好,高情远致也好,一切都没有用。

放眼世界,天天演着荒唐、丧乱和杀戮的惨剧:石虎率领猎车千乘,横扫平原,触之者死,逆之者亡;石虎的儿子石宣也溺于游猎,驰逐无厌;石虎的另一儿子石韬营造宫殿,穷奢极侈……不止如此,巨大的变故接踵而至。慧远十六岁那年,石虎死,后赵国内大乱。第二年,石虎的养孙冉闵居然把石虎的二十八个孙儿杀得一干二净,自称天王,国号魏。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鲜卑首领慕容俊大败冉闵,杀之,即皇帝位于中山,称燕,建元曰元玺。这时的洛阳、邺和襄国地区,胡人互相攻掠,无月不战,而盗贼蜂起,饿殍遍地。据说,邺中大饥,人吃人,石虎时的官人差不多被吃净。在这种朝不保夕的乱世,很难设想慧远在许、洛还能安心读圣贤之书。在后赵灭亡,襄国和邺城被兵燹吞没的时候,慧远返回家乡楼烦,到某处山林避难,读《老》《庄》,继续他学问的第二阶段。乱世和道家哲学的双重作用,使他逐渐萌生出隐居的念头。可是,哪儿还能找到息心养真的净土呢?

二

皈 / 依 / 道 / 安

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慧远打算南渡长江,追随江东大儒范宣子隐遁。在鲜卑族慕容氏的统治下,仕也不能,隐也不能,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而江南的东晋虽偏安一隅,终究是华夏的正统所在。那里社会安定多了,深秀明媚的山川,可以枕石漱流,可以养性读书,是隐遁的胜地。风流江南地,深深地吸引着年轻的慧远。

范宣是何许人?为什么居然使千里之外的慧远产生与之同隐的念头?据《晋书·范宣传》,范宣字宣子,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人,家住豫章(今属江西南昌)。年十岁,就能诵读《诗》《书》。从小喜欢隐遁,而好学以至夜以继日,手不释卷,博综群书。尤其擅长三《礼》,虽口不谈《老》《庄》,却对之非常熟悉。有一次有人问:人生与忧俱生,不知此语出于何处?范宣当即回答说,出于《庄子·至乐篇》。范宣闲居屡空,太守殷羡看到他的茅屋上草都盖不满,想让他换个宅子住,范宣却坚持不肯。继任太守庾爰之因见范宣生活贫苦,加上年老多病,送给他很多东西,宣又不受。他贫居而安之若素,常以讲诵为业,谯国戴逵等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范宣渊博的学问和隐遁不出的作风,体现了东晋时期儒玄兼综的时风,同时也有